

春风有信六十年

楼耀福

一本台历，封面有“春风有信”四字。打开见“2025”，我怦然心动：又一个新年！1965年，我从上海浦东来到嘉定，至今已整整六十年！一个甲子，从英俊少年到白发老翁，弹指一挥间。

1965年9月，我高中毕业，接到被上海第一齿轮厂招去当学徒的通知。这个为拖拉机生产配件的工厂，原先在市中心区延安西路番禺路，为了发展迁至嘉定，与嘉定农机厂合并。9月13日，厂里包租了一辆巨龙公交，在市中心人民广场接我们去那时听来很遥远的嘉定。

接站的师傅是工厂劳动工资科的干部，他说：“厂里原先计划办大专的，后来因为师资力量不足，才让你们改当学徒。你们70个应届生，我们是精心挑选的。大多数来自重点中学，而且功课都不差。”大家相互一打听，还真是。我曾就读的洋泾中学，是上海市重点中学，属黄浦区。车上，黄浦区的另一位同学毕业于格致中学。别的还有

育才、师大二附中、南模、虹口等中学名校。相处久后，方知他们未能被高校录取，大多因为家庭原因。有的同学家族曾经非常显赫，家庭出身为“资本家”“右派”，有“历史问题”的不在少数。我家祖父以前在上海做工，居然也在其中。冥冥之中，阴差阳错，是命运的安排，让我与嘉定结缘。

第一次踏上嘉定的土地，我就喜欢上了这个江南古镇。工余周末，我和伙伴们从南大街步行到州桥，一路民居白墙黛瓦，错落有致，弹硌路洁净无尘，一过下午五点，沿街商铺多已关门打烊，整条街路安静得只听得见我们走路的脚步声。站在州桥桥头，看练祁河流水涟漪，两岸建筑凭水而筑，有条石铺就的水桥从岸上蜿蜒延伸到水面。炊烟袅袅中，间或听得见书场苏州评弹的吴语依音……回到宿舍，我忍不住把这种喜悦写信告诉中学时代的同窗好友，说是在电影《早春二月》中看到的风景，我在嘉定身临其境了，而

建于宋代的嘉定孔庙是在《早春二月》这部电影中也看不到的。昔日的同窗好友见信后，顿时心生妒羡，很想立马与我分享嘉定的这份美好和宁静。

我所在的工厂有河东、河西两部分，河东是原先的嘉定农机厂，河西是早先的嘉定农具厂，中间有一条横沥河贯穿。每年夏天，横沥河是厂里年轻人的天然游泳池。我是其中的积极分子。我们常常从河西厂边的沿河小路跑到南门环城河桥头，再从桥上下水，顺流从环城河游到横沥河，再仰泳漂浮到厂门口。之后，在河西工厂的职工浴室冲淋浴，浑身舒坦地回到宿舍里等晚饭。

现在，原先的工厂已经搬迁，横沥河两岸也被打造成美丽的河滨公园。我常去那里散步，夕晖下，在横沥河水光粼粼的金波中，我常常会想起自己当年只穿着短裤衩在河中戏水的场景。

在嘉定，我谋取了人生的第一份

职业，结识殷慧芬，恋爱结婚生子育儿，先后在南门老街、塔城路、迎园新村、新成路等处安家，日子过得平常却安静。在嘉定，我和殷慧芬先后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，嘉定这块土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生动鲜活的写作素材，让我们文思奔涌。1999年，殷慧芬的长篇小说《汽车城》出版，以嘉定为叙事背景，生动深刻地描绘了嘉定在改革开放中蜕变和发展的宏伟气象。小说荣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，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。当年的电视连续剧《汽车城》的开机仪式，至今历历在目。《汽车城》等文学作品和我之后参与策划编辑的《人文嘉定》等书籍，丰富和充实了嘉定的文化。

在即将退休的几年里，我们曾经有重回上海市中心区的念想，我们在虹桥、静安、普陀、长宁、浦东等地四处探寻商品房，却始终找不到想落户的感觉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开车经过嘉定墅

沟路，见到一幢幢建设中赭白相接的新楼，面前是小河和绿地，顿时心生欢喜，签下订购合同。这时方知，我和殷慧芬与嘉定其实在情感上已互相融合，彼此已恋恋不舍。

六十年里，嘉定区图书馆和新华书店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。对书籍如饥似渴的许多场景都历历在目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，刚刚结束文化沙漠般的岁月，大批中外名著在新华书店重新上架，我们得知消息，每次都很早就在清河路的新华书店门口排队等开门。有几次曾委托住在书店附近的车间同事，为我们在队列中隔夜放两块砖或一个破旧竹篮，酷似饥荒年代在菜场抢购食物。之后的年月里，作为感谢与回报，我们多次在嘉定新华书店、嘉定区图书馆向读者签售新著，举行新书发布会。

六十年回忆满满。六十年春风有信。六十年之后，我们和嘉定深情未了。

从神荼郁垒到贴春联 朱明歧

春节，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，其习俗的演变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。贴春联、贴门神是春节的传统习俗之一，但这些习俗是如何演变而来的？

古人认为，桃木有避邪作用。早在周代，人们就将长方形的桃木板悬挂在大门两旁以避邪。后来，人们会在桃符上画神像悬挂于大门两侧，或干脆在门户上贴门神像、画门神。起源最早的门神当数“神荼”“郁垒”。东汉《风俗通义》有记载门神“神荼、郁垒”之说，更有东汉蔡邕《独断》中写道“故十二月岁竟，常以腊夜逐除之也，乃画荼、垒并悬苇索于门户，以御凶也”。神荼、郁垒两位神祇被认为能够驱邪纳福、保家卫宅。

有意思的是，明止堂中国字砖馆也藏有相关的字砖——汉代神荼郁垒画像砖，正好也印证了这一说法。神荼砖中，神荼呈蹲坐姿态，腿肌发达，手臂粗壮，双目炯炯有神，仿佛随时准备驱逐邪灵，守护家园。他口中还衔着蛇，两手一左一右同操此蛇，蛇的头部还长着耳朵，嘴巴张开，形象夸张。神荼胡须如针，头发上竖，气宇轩昂；郁垒砖中的郁垒，则侧身而立，身着甲裙，展现出一种威猛之感。郁垒张着嘴巴，左手张开手掌，似要抚摸白虎，呈现一种掌控感，右手持剑，彰显守护神的英武和威慑。其身旁的白虎姿态独特，后爪倒立，表情温顺，更凸显郁垒

的威严和对白虎的掌控。

从汉代岁末画门神，到后来挂门神，这一习俗一直延续至五代十国。门神的形象也逐渐丰富，除神荼和郁垒外，还出现了秦叔宝、尉迟敬德等其他形象。这些门神成为人们心中的保护神，守护着千家万户。

春联的真正形成要归功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国王孟昶。公元964年春节前夕，孟昶下令群臣在桃符板上题写对句，以试才华。可当群臣将对句写好交给孟昶过目时，他都不满意。于是亲自写下最早的春联“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”。春联以文字的形式表达了对新年的祝福，与挂门神的习俗相呼应，共同营造出节日的浓厚氛围。北宋王安石《元日》：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生动描绘了春节来临千家万户燃放鞭炮、更换门神桃符的情景。

从挂门神到写春联，不仅丰富了春节的文化内涵，还生动展现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、与时俱进的魅力。2024年12月，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：“春节——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”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，进一步彰显了春节所蕴含的全球价值。我们为祖国拥有如此优秀的文化传统而深感自豪与荣耀。

感恩每一个今宵 孙建华

1984年春晚，李谷一老师以她那如春风拂面、如夏雨滋润的嗓音，唱响了《难忘今宵》这首经典之作。那旋律如晨曦初露时的第一缕阳光，温柔地穿透岁月尘埃，感动了无数人；那歌词宛如夜空星辰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从此，《难忘今宵》成了春晚舞台上的压轴戏，成为几代人难忘的记忆和情感的纽带。

1994年春节前，我怀揣着一颗敬畏与期盼交织的心，提笔写下了一封满载感激的信。信中，我不仅表达了对李老师多年来为全国观众奉献视听盛宴的深深谢意，更冒昧地希望她能在百忙之中在首日封上留下签名，作为我珍贵的收藏与永恒的纪念。这份请求，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，激起了层层涟漪。春节过后，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远方的回信。李老师满足了我的心愿，在

拜年封上签上名字。那笔迹如同其歌声一般充满力量与温度，直接传递到我的心中。

时隔三十余年，当我再次回首这段经历，心中涌动的不仅是感动与满足，更有对李老师深深的谢意与敬意。她的签名如同她的歌声一样，一直回荡在我的心间，让我在忙碌与喧嚣中坚守着期待。作为一个残障人士，我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比常人多，每每遇到挫折时，我总会回想起李老师那熟悉的旋律和厚重的签名，在此找到这份属于我自己的鼓励与温暖，找到克服万难、砥砺前行的力量。这份跨越时代的情感，一直在我心中流淌，不管时间过去多久，不管困难多大，我都要像她那样，以一颗热爱生活的心，去拥抱生活，去珍惜每一个当下，让生命之树常青。

好几日未出家门，逢友邀，抽个晴天，一起去嘉定看看，梅花开得如何了？迎春花有没有悄悄绽放？又想着出门活动下筋骨，晒晒太阳也好。

古老的嘉定，旧貌换新颜。来到州桥老街，一眼就可以看到始建于南宋的法华塔巍峨耸立。两边虽然保留着宋、元、明、清历代建筑，但新修整的篱笆院落、新建的中式房屋，比比皆是。房屋的飞檐翘角，如同飞鸟展翅，轻盈活跃，停留在充满生机的绿草坪上。只有雕花窗棂依旧。想起每年四月，这里的屋檐上会爬满一串串紫藤花，内心就充满了期待。

漫步秋霞圃。一进门，就可以看到历史悠久的城隍庙。好久没来秋霞圃了。由于天刚放晴，时间又早，公园里游客稀少，草木森森，宁静幽雅。园内，绿水与红枫相映，亭台与楼阁掩映，翠竹跟怪石相伴，芭蕉和回廊相衬，好一幅江南园林风光。

河面上的水汽还没散尽，看上去有点朦胧胧的，好像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薄纱，让人浮想联翩……在黑瓦白墙间，在转弯拐角处，一片片竹林、一座座玲珑剔透的假山、一条条蜿蜒

一日赏遍嘉定花 王文伟

的石子路，好似都在诉说着江南的秀丽风光。这座始建于南宋、风格卓著的江南园林，不愧为上海的五大古典名园之一。

接着，我们又来到另一座名园——汇龙潭。园内并未因冬日而变得萧瑟，三五成群的游客，仍然挺拔苍翠的大树，还有冒出绿芽的枝丫，都在悄悄酝酿着春意。这让我想起去年四月来这里时杜鹃竞相怒放的景象。

那时，一眼望去，漫山遍野，灿若云霞，绚丽动人。红的像跳跃的火苗一样热情奔放，一朵朵、一团团，尽情燃烧；白的像白雪一样纯洁，晶莹剔透。李白有“蜀国曾闻子规鸟，宣城还见杜鹃花”之句，秋瑾曾说“杜鹃花发杜鹃啼，似血如朱一抹齐”，成彦雄则将杜鹃写作“疑是口中血，滴成枝上花”，都把杜鹃花说成是子规鸟的啼血，未免有些惨烈。

我倒觉得杜鹃花像燎原的星星之火，在这片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地球上，不断谱写着火红的画卷。

匆匆地，我们又移步到紫藤园。虽早已没了紫色瀑布的踪影，但还能见到不少人在此休息或锻炼。我抬头看见藤蔓间隙洒下的阳光，好似又看到

了盛花期时迷人的紫色花在风中摇曳的美景。淡紫、亮紫、蓝紫、深紫、绛紫的……仿佛打翻了紫色的调色板，令人深深着迷，不禁感慨于大自然的无私与慷慨。那时，我还写了一首小诗：“紫藤花开，串串悠扬；紫藤花香，朵朵芬芳；紫藤花海，紫波荡漾；紫藤花开，如梦如幻！”

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开车前往闻名遐迩的古猗园。园内，蜡梅与古色古香的楼阁小景相映成趣。散发着淡淡香气的金黄色花朵，在枝头上你挨着我、我挤着你，共同点缀着冬日的好风光。尽管才二月，但我已经在期待四五月这里牡丹盛开的景象了。届时，艳丽的花朵衬着古色古香的院落、回廊，姚黄魏紫、赵粉豆绿、鲁粉鹤白，竞相开放；百里红霞、霓虹焕彩、昆山夜光，争相辉映；还有什么日月锦、粉中冠、洛阳红、葛巾紫等等，光听名字，就无限诱人。唐代刘禹锡早就点出了赏牡丹的真谛：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

无论是看到的还是脑海里映现的，对我来说都实现了一日赏遍嘉定花，真是不虚此行！



巍巍雄姿 汤青/摄